

有没有那种男主暗恋女主很久，一步步引诱女主爱上自己的小说？

整个锦衣卫都知道，碰到阿鲤姑娘翻墙，不许声张，悄咪咪地跟队长汇报，奖励双倍。

有了队长这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御猫，整个皇宫都成了她的后院，唯独她这只笨老鼠不知道.....

【已完结】双向奔赴，超甜！

阿鲤：

此时我正被京城人人称慕的锦衣卫统领楚清河摁倒在床上。

粉幔青纱帐，香炉焚着甜腻的香。

「大人不要、不要这般作践阿鲤.....」

「唔，大人好厉害呀.....。」

「今后阿鲤便是大人的人了。」

楼外下属们眼观鼻鼻观心，没人敢破门而入。

此时房内楚清河的表情比他手中的镣铐更加黑上几分。

他只不过掏出了镣铐，在床上压住了我，将我俩锁在一起。

我就给自己加了这么多戏。

他活该，谁叫他不由分说就跑来楼里捉我，明明我们早就两清了。

不过因着西域来的圣女脖子上少了一串缠丝玛瑙粉璎珞，楚清河思来想去，京城中只有我这个女飞贼最惦记人家首饰盒，所以现在将我堵在床上。

「闭嘴。」他涨红了一张脸，放开了我，「不要乱讲。」

我托着下巴，饶有兴趣地盯着他：「楚大人，阿鲤讲错了什么？」

「大人不由分说闯我香闺，不是作践是什么？」

「.....」

「大人两下便将我制服，不是厉害是什么？」

「.....」

「再说.....阿鲤不早就就是大人的人了么？」

我每说一步便逼近一步，楚清河的脸也愈来愈红，终于将他逼得退无可退，他坐在了床上，而我顺势坐在了他的腿上，手臂缠上了他的脖子，撒娇道：

「倒是大人除了公务，从来都不想阿鲤。」

他的脸红的滴血一般，竟然连镣铐也不要了，顶着下属们疑惑的目光，推开门冲了出去。

「喂，钥匙给我！」我冲他的背影大喊一声。

钥匙从窗户丢了进来。

我摸着钥匙，笑的毫无形象。

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这个楚大人，还是和七年前一样单纯好骗。

我们的交集要从七年前说起。

师父琴远将我买下来时，是他正从菜场回去的路上，手里提着两头肥鲤鱼准备回去炖鱼头。

路过奴隶市场，他就像挑菜一样，在一群面黄肌瘦的娃娃菜里面挑中了我。

「这个。」

「五吊钱。」人伢子笑嘻嘻地伸出手。

「太贵了，不要了。」师父没有犹豫，抬腿就走。

「哎哎哎。」人伢子急了，「你看看这身形，这脸蛋，再过两年她就能帮你赚钱了。」

师父气定神闲地拎着那两尾胖头鲤鱼，看背影并没有回头的意思。

兴许是他的背影有几分世外高人的样子，兴许我最近吃得太多的原因，人伢子一咬牙一狠心，两头大鲤鱼换了我。

从那以后我就叫阿鲤。

每当师兄嘲讽我便宜时，师父总丢过去一个白眼：

「闭嘴，花鲢。」

师兄是师父用三条大花鲢鱼从他后妈那换来的。

每每想到这里，我跟师兄都会看着牌匾上的「清水居」，同病相怜。

清水居叫清水居，做的却是黑白两道的生意，只要银子砸的够，啥活都敢接，你要皇帝夜壶，清水居都能问你要凉的还是热乎的。

我不知道师父琴远是何来头，官府不仅不管，反而还年年颁给他纳税大户的名头。

清水居里，我管女盗，师兄管男娼。

师兄花鲢曾对此多有异议，因为我的功夫确实不如他，因为他一直想当一个武功盖世的绝世高手，而不是面对着遍地飘 0 的清水楼，每天对面试者问 100 遍「弯的否」，下了班都要怀疑自己是否还是直的。

我对此倒是没有什么异议，师父就看中我朴实，不管偷了多么价值连城的东西，我都带回家，只要有一口饭吃。

而我和楚清河第一次在清水居相遇，其实是一场意外。

那时的楚清河只是个毛头小子，跟在他师父身后，学些与人打交道，识人的本事。

清水居本就大，后院的竹林又是依照奇门遁甲之术所栽，他跟丢了师父，迷路到我们前是非常正常的事。

只是那一日我在窗前梳妆，忽然看见这一个白衣少年，衣上绣着飞鱼暗纹，腰间一柄缠金绣春刀，在这个十五岁的少年身上飒沓又——可爱。

他不知道我，我却知道他，楚清河，最年轻却最得赏识的锦衣卫。

是清水居一定要搭上的人。

于是我趴在窗前冲他挥了挥手：

「你是哪里的侠客？」

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。

一回头却是我趴在窗边托着腮，笑嘻嘻地看着他。

「侠客？」他犹豫。

「话本上说的，那会轻功的侠客是要穿白衣，白衣飘飘，抱着剑站在树梢。邪教的头头必然是穿红衣，红衣邪魅撩人眼。」我托着腮，眼中无限崇拜，「哥哥，你长得就好看，像侠客。」

「没.....没有。」他微微红了脸。

「哥哥，你迷路了吗？」我故作惊讶。

「没.....没有。」他的脸似乎更红了。

「那就好，因为我迷路了，还得麻烦哥哥带我出去了。」

我笑着牵起他的手：「我叫阿鲤，哥哥叫什么？」

「清河.....楚清河。」

他垂下长睫，不敢看我，另一只手紧张地按在了绣春刀上。

「楚清河.....我就叫你清河哥哥！」

他就拉着我的手在竹林一圈圈打转，碰到对的路，我偏将他引开，如此几个路口走下来，竟然还在原地打转。

看着我疑惑的表情，他结巴道：

「这里.....景色很好，带你看看。」

「清河哥哥真好。」我崇拜地看着他。

当然我知道他在想什么：救命，谁来救救我，我不仅出不去了还下不来台。

「阿鲤，你怎么在这里？」

身后是师父琴远的声音，他明知故问，分明就是他叫我笼络楚清河。

「清河，为师可寻你半日了。」

清河的师父轩久似乎是找的有些着急，脸上也泛起了红晕，想必真的在乎这个徒儿。

这就是我们初遇，在我绝佳的演技下，楚清河就成了我的好哥哥，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，必然颠颠跑来清水居送给我。

只为了听我奶乎乎地说一句，清河哥哥真好。

对此师兄的白眼翻到了天上去。

清河啊，你还在读圣贤书的时候，这丫头的心已经像杀了十年花鲢的刀一样冷了。

当然，这话花鲢师兄是不敢说的，因为我在清河背后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。

这样两小无猜的日子过了几年，直到他亲手捉住了我偷贵妃宫的令牌。

我的乖妹妹人设就在我穿着那一身暴露到极致的舞衣那晚，和我们三年的兄妹情轰然碎裂。

「阿鲤！」

他气急败坏，第一句话却不是质问我为什么偷东西。

「冷不冷啊！」

？？？哥哥，你的重点不太对啊。

「清河哥哥不要担心啦，我不冷。」我乖巧地眨眨眼，「要是没什么事，阿鲤这就回去换衣服了。」

他沉默着，将锦衣卫的披风解下为我披上。

「穿上这个，没人敢为难你。」

我有些哭笑不得，可是现在为难我的只有你啊。

「那个.....没什么事的话，清河哥哥，我就回去换衣服了。」我赔笑着，猫着腰要走。

忽然，他拉住了我，将我揽入怀中，紧紧抱住了我。

他一语不发，空气中只有虫鸣。

那天明明是初春，少年的气息却热的我脸红心跳。

「清河哥哥.....先放开我.....」我试图推推他，却被他抱的更紧。

他有片刻的挣扎和沉默，哑着嗓子开口：

「你不要做贼，做贼不好。」

他出身名门大族，自幼背的是仁义礼智信，温良恭俭让。看不惯我做这些拿来的活计。

不像我，睁眼时就是兵荒马乱，身边的人一天天接连死去。

我发现我难过不是因为他不唤我阿鲤，不是因为他说做贼不好。

是因为这三年我们两小无猜，让我忘记了我们从来都不是一路人。

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。

「我二姐姐七岁时，值半个饅饼。」我不去看他，自顾自讲话，「大姐姐十岁，吃不了多少粮食，值一吊钱。」

「要是挨上冬夜冻死裹草席，那就一文不值了。」我抬起头看他，发现他竟然比我先红了眼，「清河，夏虫不可语冰。」

「阿鲤.....你是说我和你无法沟通？」

「不是，是我这样短命的夏虫，若不这般苟且偷生，恐怕见不到你们书中的那种盛世。」我摇摇头，「若不是跟着师父，你的阿鲤还不知在哪里。」

「可是我可以照顾你！」他急于表明心迹一般，说出去，我们同时愣住了。

幸好今晚月色不够动人，不然照见两张绯红的脸。

我羞得不知该说什么，将愣住的他重重一推，足下借力，逃之夭夭。

「你相信我！」他冲我背影大喊。

我相信你，我怎么不相信？

只是我不相信我自己。

清河：

阿鲤她从来不相信我。

我们俩之间就像猫鼠游戏，自贵妃宫那次后，她总躲着我。

我知道那日的飞贼是她，那三脚猫的功夫敢闯最得宠的贵妃宫，要不是我给她放水，她哪能拿到令牌？

她偷来的东西，到清水居又烦我偷出去放回宫里，不然为何她江湖贼首名声震天响，皇宫还没对她出手下追捕令？

整个锦衣卫都知道，碰到阿鲤姑娘谁也不许声张，悄咪咪地跟队长汇报，奖励双倍。

有我这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御猫，整个皇宫都成了她的后院，唯独她这只笨老鼠不知道，每次进宫还得费劲翻墙。

我买她爱的糖葫芦、糯米糕团去清水楼，丫鬟们说外卖放到门口就可以了。

我换了新的佩刀，飞鱼服也比从前华丽了，带她出去应该更威风了，可是她总说没洗头不想出去。

我很苦恼，可是女孩子的心思就像棘手的案子，翻来覆去也没有眉目。

早知道这样，当初第一次见面，就不装什么侠客了。

不然现在也不用维持侠客风度翩翩人设下不来台。

当初如果穿红衣，邪魅一笑，带她快意江湖，是不是比现在好一百倍？

我将这话问师父轩久，他给了我脑袋一个爆栗：没出息，公务员不比邪教私企好？你要是不当这个御猫，阿鲤恐怕早就下狱了。

这么说也有道理，可我总觉得师父不对劲。

当初是他要我去接触清水居，让我去和清水居将来的当家人阿鲤姑娘打好关系的。

他给阿鲤买了当下最流行的话本，又带我假意上门拜访，还特意叮嘱我穿上那件最帅的白衣，挂上佩刀，一定不要多说话，少说话的男人最酷。

我谨记着师父的话，一定要处变不惊。

于是师父到了竹林就毫不犹豫地将我抛下了，这奇门遁甲于我而言根本不难，我走到了阿鲤姑娘的梳妆楼下，犹豫着该怎么开口，却看到那个阿鲤坐在窗边，反而冲我笑。

她不知道我，我却知道她，阿鲤，最得赏识、最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清水居主人的人。

是锦衣卫一定要搭上的人。

我要先发制人！

可是她先开了口。

三月春光里，她露出一截白嫩的藕臂，冲我挥手。

她一袭嫩绿色齐胸襦裙，宛如这竹林中的仙子。发如鸦羽，眸若琉璃，她一颦一笑间，头上的金流苏发出细密的光，照见她三分单纯，七分狡黠的脸。

她、她比窗边的桃花还娇艳些。

她、她说我是侠客。

要、要命，我发现我结巴了。

她问我迷路了吗。

按照我师父的剧本，其实我应该说我迷路了。

鬼使神差一般，我说没有。

承认迷路太丢脸了，更何况我本来就没有迷路。

结果她说她迷路了，叫我带她出去。

骗鬼呢，这是你的地盘，你怎么可能迷路……等等，她叫我清河哥哥……说不定，这竹林阵法诡异，她一时没记住，真的迷路了，我不能冤枉她。

我带着她在竹林里打转，我知道怎么出去，但是她好像真不知道，每次到对的路口她总能选错的那一条。

我想得没错，她果然迷路了，太好了，刚刚险些误会她了。

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，不一会师父和清水居的主人就出来了。

师父的生意应该谈的很满意，不然他不会兴奋的满脸通红。

师父很少满脸通红，除非来到清水居谈成了什么。

这是师父跟我说的，他是个端庄持重的人，除非公事，很少见他这般激动。

「清河，为师可寻你半日了。」

放屁，明明是你们谈生意谈了太久，压根没找过我。

这一次搭上线以后，我确定我已经打入敌军内部，对清水居的攻略进行的非常顺利，阿鲤姑娘非常信任我，非常喜欢吃我带给她的零食，虽然有些愧疚，可就像师父说的，我这样是为了长安无贼，天下长治久安，是大义。

这样两小无猜的日子过了三年，直到我捉住了阿鲤去偷贵妃宫的令牌。

比起令牌，更让我生气的是。

她穿的这是什么？

她满不在意，想敷衍我。

我将披风解下，为她围上，初秋的天还是有些冷，如果冻着了，接下来冬天身子就弱了。

她还是想逃，她还是看不出来，要捉她我一早就捉了，何苦给她什么披风。

她还是将我当成那个傻乎乎，好糊弄的楚清河。却不想如果我对别人也这般好糊弄，是如何当上的锦衣卫统领？

于是我将她抱住，我希望她能明白，三年过去了，我们之间也不该以哥哥妹妹来遮掩了。

你不要做贼，今后我养你。

我是想这么说的，可是到了嘴边竟然变成了做贼不好。

于是我看她的眼圈慢慢红了，却还极力攥住，不去看我。

「我这样短命的夏虫，若不这般苟且偷生，恐怕见不到你们书中的那种盛世。」

我第一次看见阿鲤露出这种表情，我的心像是被刑具扯着，痛的我喘不过气。

我知道她吃了很多苦，可是没想过是这么多，我只看到她在清水居悠哉游哉地过日子，却没想到如果、万一她没有遇见琴远，她会在那里，是否还会笑的这般开心。

我不敢想那些万一，我只想照顾她。

我得让她相信我。

阿鲤：

我将楚清河独自晾在御花园的假山那里，落荒而逃。

楚清河这个乌鸦嘴念啥来啥，我真染了风寒，躺在床上病了半个月，

师兄花鲢说我高烧三日不醒，师父在我耳边骂了楚清河三天。

终于在师父骂——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不知道哪个瞎了眼的老狗才看上他时，我一把抓住了师父的手。

师父.....别骂了别骂了.....

乖徒儿，我又没骂你，我骂今后哪个瞎了眼的老狗看上楚清河那孙子。

.....师父，你干脆报我身份证号吧。

暮春空气还带着凉意，师兄惜我躺了太久辜负了春光，要拉我去游湖看夜景，并拍着胸脯跟我保证停船费，陪酒费半价。

当我还在寻思着陪酒费半价是什么意思，就已经脚不沾地地被师兄拉走了。

这一艘画舫停在京城桃花开的最烂漫的芳菲湖上，此刻一轮孤月升起，两岸火光灼灼，并不是渔火，是隔壁新开的兔儿楼包下两条街搞得开业大酬宾，名字叫什么红尘客，拉着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横幅。

我从来不觉得清水居无 1 无靠与红尘客开业大酬宾有什么关系，可是师兄咬牙切齿：长安城富婆公子都被吸引过去了，清水居已经客如清水，门可罗雀了。

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
你躺在床上半个月，师兄为了照顾你，清水居就被人趁虚而入，你应该负主要责任。

当我到了船上时才发现，不对劲，这不对劲。

所以当那个红衣邪魅迷人眼的男人拉住我的手，邪魅猖狂地将我揽入怀中，说：不许看别人；当那个温润如玉谦谦君子的男人为我斟茶，期待地问我：主人，还满意吗；当那个奶乎乎的弟弟醋意大发地为我按摩，说：姐姐对你们只是逢场作戏时。

我愿意负全责。

我也终于明白师兄花鲢在画舫外拉出的横幅是什么意思了。

爱一个人太累了，所以我要爱十个。

于是四五个少年在画舫外众星捧月地簇拥着我，斟酒赏花，醉卧美人膝。

看呆了红尘客一众人。

啊这，这也太快乐了吧。

我的快乐持续到谦谦君子给我剥的第七颗葡萄，小奶狗撒的第九个娇。

我正当我挑起红衣男的下巴，叫他为我再斟一杯酒时。

我察觉到了空气中凝固的气氛，和身旁呆若木鸡的三个美人。

「怎么了？继续乐呀。」我拍了拍谦谦君子的肩。

谦谦君子忙躲开：「大小姐，男女授受不亲。」

「哟，玩欲拒还迎，贞洁烈男这一套？爷喜欢。」我坐直了身子，笑嘻嘻摸一把他的脸蛋，「爷懂规矩，有些服务是要加钱的。」

「大小姐您放尊重些。」红衣男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身后，不动声色地将衣服穿好。

「到底怎么……」我不耐烦地转过头去。

我看见身后楚清河脸色黑如子夜，他握紧了手中的佩剑，满脸愤懑，大有「清君侧」的架势。

我大约是喝醉了。

「看来，你身子好了。」

我说我头还疼，楚清河的脸色能好看一些吗？

「看来，你过得挺开心。」

不，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听我狡辩。

「看来，这几日不见我是另有新欢。」

什么新欢？我摸不着头脑，不是这段日子你不来找我吗？

他看了看那个白衣温润如玉的男子，又看了看那个捏脸捶腿的小奶狗，最终将目光落在那个袒胸露乳的红衣男子，和他手中那樽美人醉上。

不得不说，这些美人与楚清河相比，简直是烛火妄图与皓月争辉。

楚清河只佩刀站在那里，就能占去我所有目光。

「滚。」他声音里带着怒意。

美人们忙不迭收拾细软滚出画舫。

他一步步向我走来，每落下一步，我的心肝都颤一下。

因为他的脸色实在.....太难看了。

他居高临下，手臂将我整个笼住，俯视着我。

「自、自家生意.....正经生意.....」我结巴了。

连月光都偏爱他三分，照见他长睫的阴影和眉目间的森森冷意。

我看他拿起那盏美人醉，他的眼中哪有一点清河哥哥的样子，他说：

「早知阿鲤喜欢这种浪荡子，清河一开始就不该当什么好哥哥。」

他将我顺势摁在案上，一口酒渡入我口中。

我打哈哈的道歉，案上摆设玩物被扫落的吵闹，岸边孩童们在放烟花的嬉笑，岸上红尘客人声鼎沸，甚至湖水浮动，这万种

声音在耳边吵人的很。

然而当他吻上我。

于是大千世界万籁俱寂，只有我的呼吸和他的心跳。

满船星光都倒转，摇乱岸边桃花。

他只吻我，从眉眼到脸颊，精雕细琢，。

他的酒意从唇齿化入眼中，那个禁欲又自持的楚清河，正被醋意和酒意支配。

是他，又不像他。

我伸手推开他，却被他捉住吻上指尖。

我偏过头去，又被他顺势吻到脖颈。

「清河.....你听我解释。」我急于推开他，

等等.....我的三个美人呢？我花了钱的嘎嘎嘎都飞了？

他抽掉束发的簪子，于是一头青丝就倾泻下，纷乱了我的视线。

我的清河哥哥似乎是被这一支簪子封印的，摘下时就变得偏执又霸道。

我们的发纠缠在案上，他那身织金妆花的飞鱼服也被压在身下。

「阿鲤，我这几个人的工钱给我结一下吧？停船费，袒胸露乳精神损失费.....」

我的师兄花鲢进来时，就看见那个清冷自持，拒人千里之外的锦衣卫统领楚清河与我长发纠缠在一起，华服瘫软在地上绽放出一朵旖旎桃花。

花鲢看看我。

花鲢看看楚清河。

「.....现在还有我的精神损失费。」

说好了人回去了我就过来收账，现在人走了，你把狗骗进来杀？

「.....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先出去。」师兄识趣地退了出去。

「不需要！」我与清河异口同声。

清河只低头为我挽发，铜镜里他不敢看我，表情有几分慌乱。

「不认账了？」我似乎更像那个一夜风流的浪荡子。

「.....认的。」他轻轻捉住了我的手，「只是今后，不要去偷东西了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一定要说许多圣人大道理，我明知故问。

「我怕有一日我护不住你。」

我答应了楚清河不去做这种拿来的活计，直到西域的圣女进京。

就出现了开始的那一幕，楚清河将我堵在清水居，盘问这粉璎珞是不是被我截了胡。

这一串粉璎珞我是看不上眼的，放清水居池塘当个养鱼的摆件我都嫌它寒酸。

我只是不喜欢那个圣女夜郎自大，居高临下地将璎珞赐给楚清河，还笑问楚清河是否见过这般宝物。

我气不过，我要让她见识一下。

于是我掏出了一串更大的，趁夜色悄悄放到她的首饰盒里。

至于那串粉璎珞，还没想好怎么处理，楚清河就带着人气势汹汹地冲进了清水居，将我堵在床上。

慌乱中我把璎珞塞到了肚兜里。

我以为已经被我蒙混过关，谁知晚上又被楚清河杀了个回马枪。

「真的不是你？」

「不是。」

见楚清河将信将疑的表情，我急了。

「你干嘛怀疑我！干嘛那个什么圣女丢了璎珞就来找我！你是不是想捉了我去圣女面前邀功。」我抬起头，一双眼睛已经泪光点点。

楚清河急了，他想牵我的手，却被我甩开。

无奈之下，他一把拉过我，将我拥入怀中。

花鲢在楚清河背后对我比起一个大拇指，满脸钦佩：高，实在是高。

如果他下午没听见我抱怨璎珞藏在肚兜里太硌人，这佩服的表情还有三分可信。

「对不起，阿鲤，我不应该怀疑你。」他的眼中满是歉意，
「只是现场多了一串鸽血红宝石手串，我曾见你戴过的。」

我的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家伙什么时候对我戴过什么穿过什么这么上心？

「下次不要这样了。」不过打消了疑虑就好，我垂下眼，茶言茶语道，「你这样我好难过。」

「对不起。」楚清河满是歉疚，「我不该对你生疑，你明明都答应我了，怎么可能再去做这种事。」

我不敢去看他愧疚的眼神，只想着：现在承认还来得及吗。

应该是来不及了。

于是在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我又一次溜进了圣女房间，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东西还回去。

却被埋伏在此的锦衣卫们抓个正着。

来人很多，楚清河却不在其中。

我被反绑着丢进锦衣卫私牢里，等着明日审问。

牢房里血迹斑斑的刑具，每一件都在告诉我，如果没有楚清河，这些刑具早就问候了我多少遍。

墙外是淅淅沥沥的雨声，牢内又湿，我才发现初夏的晚上也会冷的人发抖。

.....

「好冷，又好渴。」我迈着步子努力跟上爹的背影。

「快跟上，不然你就死在这里吧。」

前头那个男人抱着弟弟，牵着哥哥，我与姐姐们努力迈着步子跟在后头。

「爹，饿了。」弟弟的脸垮了下来。

「吃吧，吃吧。」男人小心翼翼地解下包袱，里面装着三块草粿粗窝头，他掰下一半递给弟弟。

「阿爹.....我也饿.....」大姐看着弟弟，又渴望地看看爹，咽了口口水。

「赔钱玩意儿！整天伸着脖子浪叫什么饿！」男人呵斥大姐，他此刻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去给她一个巴掌。

独我没有说话。

「你和你么妹学学。」男人很满意我一言不发，奖赏性地丢给我一块。

「谢谢爹。」我跪在地上，饿的眼前发黑，仍然在烈日下的泥地上给这个男人重重磕了个头。

见我这般乖巧，男人满意地点了点头。

我偷偷将那块比手指粗不了多少的干粮塞给姐姐。

姐姐很开心，那张枯黄黑瘦的脸笑起来，难看极了。

「到前面的镇子，就好过些了。」男人安慰哥哥。

前面无数逃难的灾民们在讨价还价，卖儿鬻女。

我抬头看看烈日，骄阳似火，看的我眼前一阵炫目，我重重地栽倒在泥潭里。

泥潭死死拉着我下沉，我觉得浑身刺骨冰冷。

「小幺，快跑呀。」

「小幺，快藏好呀，娘亲一会就去抓你。」

当男人回家时，娘亲总笑着将我撵出去，要我躲好，一会她来找我。

我总嘲笑娘亲笨，找我一定费了很大功夫，不然怎么摔得鼻青脸肿。

直到我趴在窗边看到男人抄起凳子烛台往她头上脸上砸，骂她是不要脸的肚皮婆娘。

后来我才明白肚皮婆娘是典妻，是丈夫将妻子租给别人生娃娃。

后来娘亲久久不来，我趴在窗上才看见娘亲倒在血泊里，她冲我张张嘴，她已经一点声音也发不出了，可是我看懂了。

她说：小幺，快跑呀。

「治不好了，跟着也是拖累，吃棵断肠草，早托生富人吧。」

能吃的草根都被挖尽了，不能吃的只有断肠草，成片地在残阳中瑟瑟。

发烧的三姐吃上断肠草，死了。

枯瘦的二姐值半个饅餅，賣了。

男人舍不得，與人伢子討價還價，才將我和大姐賣了個好價錢。

師父將兩頭大鯉魚遞給人伢子。

我將兩條鯉魚放在亂葬崗中一棵歪脖子樹下，樹下男人在尸堆里掙扎，眼睛里滿是驚恐，就像當初窗邊的我。

我坐在他身邊，慢條斯理地擦拭着手中的匕首。

他驚恐地看着我，看到我手中的刀，聲嘶力竭地喊道：「小幺，你這是弑父！是大逆不道！死后入畜生道，永世不得為人！」

「是畜生也被你賣的七七八八了，二姐被流寇作兩腳羊殺了，大姐流落烟花巷染了脏病死了。」

「若是入畜生道，小幺也是排阿爹后頭。」我笑着看着他，「倒是阿爹苟活了这些年岁，叫娘亲好等。」

「阿鯉，你不得好死！」

「阿鯉，買條魚怎這般慢？」

「阿鯉？醒醒？」

「阿鯉！」

.....

师父怎么这般烦人，喊个不停？

我皱起眉头，翻了个身，却摸到身上的毯子。

毯子？有人在？

我心下吓了一个激灵，猛地睁开眼，就看见楚清河坐在我的身旁，轻轻拥着我。

「清河.....你怎么在这里？」

刚开口我就觉得我真是该挨两巴掌。

楚清河一言不发。

外头雨停了，一轮弦月高挂，月光被洗得干净，照见他长睫下一片阴翳。

他肯定是生气了。

气我不争气偷了璎珞，气我骗他。

想到这里，我自觉矮他一头。

于是我小心翼翼地开了口：

「我把璎珞还回去了。」

我扯了扯他的袖子，他无动于衷。

「他们捉我我也没反抗。」

我戳了戳他的胳膊，他没有反应。

「我看到首饰盒里亮闪闪的，可我知道你不喜欢，我一件也没有拿。」

「就连那串缨络，我本可以悄悄丢进河里神不知鬼不觉，可知你不喜，我又偷偷放回去，才被抓住了。」

楚清河依旧沉默着，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我开始慌了。

「.....方才，」他轻轻开了口，「方才做了什么噩梦？」

啊？他半夜匆匆过来就是为了问我这个？我准备了一大堆的偷缨络的借口此时也用不上了，我呆呆地看着他：

「啊？你不是来审问我的？」

他长叹了口气，似乎也认了命：

「你到底把我想得多坏？」

「他们捉你时，有没有伤到你。」

我摇摇头。

「刚刚.....你做了什么梦，我见你眉头一直紧皱。」

我忽然鼻子一酸，滚落下两行泪。

「怎么.....又哭了？」他手足无措。

「我以为、我以为这一次，你一定讨厌我了。」

「不会。」他温柔地为我擦去眼泪。

「你最好、你最好讨厌我。」

「不要。」他弹了我脑袋一下。

「我、我是不可能离了清水居的，那是我家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你看我连偷东西都、都戒不掉，还会骗你。」

「我、我以为你这次一定对我失望了。」

我哭的上气不接下气，他听我抽抽嗒嗒说完，表情从方才的慌乱到又好气又好笑。

「别哭了，回家吧。」他摸了摸我的头，将我抱起。

他站起来我才看清，他不过穿着寻常衣衫，连佩刀都没带。

那柄他吃饭睡觉都不离身的佩刀，不见了。

「你的佩刀呢？」

清河：

她高烧了三日，阿鲤的师父琴远却将我拦在阿鲤房间外，他笑着邀我去看后院养的一池鱼儿。

那一池鱼儿的名字都比阿鲤和花鲢好听。

叫什么锦团，点墨，缀金。

看来他也不是不会取名。

琴远将一点鱼饵洒下，一群鱼儿争相去接，于是聚成一团彩色锦缎。

春日的午后，后院香樟蓊郁，将水榭笼上一层翠绿的凉荫。

直到半盏茶的功夫过去，他才悠悠开口：

「我将她买下时，她怕饭里有毒，所以不肯吃，捱到第四日，我吃一口，她才吃一口。」

琴远倚靠着水榭栏杆，伸出手漫不经心地去撩池塘的波光，方才聚集的鱼儿们察觉到异动，慌忙逃散。

「她吃过很多苦，所以要将你的真心试个上百次，她才迈出一歩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我低头饮一口茶，忽然想到她那日说的夏虫语冰。

「你若只是一时新鲜心血来潮，我劝你早日打消念头。」

琴远抬头看我，眼中蒙上一层树影，他说：

「她背负着远比你想象更深重的罪孽。」

琴远意味深长地看着我。

我并未来得及去细究更深重的罪孽是什么，琴远已经叫丫鬟们送客了。

她身体痊愈，还是长安城市井街坊的耳目们告诉我的。

那一日，她在画舫上潇洒肆意，哪有在我面前伪装的那般乖巧娇弱？

我并没有生气，只是那一日春光太好，让我觉得绿意盎然。

那一壶美人醉哪能让我失去理智，只是我们都需要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去明白：

我们之间产生了某种误会。

她以为我喜欢乖巧娇柔的阿鲤，我以为她喜欢谦和有礼的清河。

于是我们虚与委蛇了多年，以至那日贵妃宫捉住她时，她不信我。

我要让她明白，我喜欢的是阿鲤，不需要乖巧柔弱等任何形容词作为前置条件。

哪怕那日我将她堵在清水居的绣床上，隔着衣服感受到了那串粉璎珞。

我都想听她的解释，而不是先去猜疑。

可师父看不下去了，才将我支开，设下了埋伏。

那一日春雷轰隆，知道阿鲤下狱，我冒着雨赶到师父府邸，请他放过阿鲤，放过清水居。

师父似乎早知道我回来，门开着，甚至连案上的茶都散着袅袅雾气。

我跪在地上，伏低身子。

他看着浑身湿透的我，满眼都是失望。

「求师父放过阿鲤这回，今后徒儿会看好她，不会再犯了。」

「乱世里开不完的窑子，当不完的贼，这就是她的命。」师父摇摇头，「你救得了一个阿鲤，还有千百个阿鲤，你也救吗？」

「千百个阿鲤里面，就这个阿鲤认得我。」我收紧了手腕上的缚膊，「她既然认得我了，就不能叫她白认得我一场。」

「叫她离了清水居便是，你以为只要不偷东西你就能保她无虞？」

「这份心意是用来约束我的。」我抬头看了一眼师父，「没有要她为我困守的道理。」

师父坐在太师椅上，忽然笑了：

「她去清水居做不清不白的生意你也去？」

「徒儿会守她左右，不叫她伤及无辜。」

「她去做贼你也去？」

「徒儿会教她分辨善恶。」

「好、好、好。」师父怒极反笑，「她曾手刃生父，你还与她一起？」

弑父两个宛如一道响雷炸在我耳边。

原来琴远所说的，罪孽深重是这个意思。

是啊，杀父弑君，祸乱纲常，何等大逆不道。

「琴远将她买下，教她武功，她杀的第一个人就是亲生父亲，丢在乱葬岗，尸首被野狗分食，我徒儿口中的佳人，竟然如此狠毒。」

见我震惊，师父满意地笑了：

「你也知道她当初接近你不过是为笼络锦衣卫势力。」师父轻啜了口茶，语气也温和起来，「食君之禄，忠君之事。你年纪尚小，识人不清是正常……」

师父后来说的什么我听不清了，只是想着阿鲤她当日说的，琴远花了两头鲤鱼就换了她，我当时只以为是玩笑，想不到她竟然背负着如此沉重的过往。

不待师父说完，我心下了然，重重叩首。

师傅愕然：「你当真要为个祸水做到这般？」

「她不是祸水，她只是阿鲤。」

「真是我教出的好徒儿，你若铁了心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先与我撇清干系！」师父表情已有愠怒，抬手间，那热茶与杯盏一并在我的膝边粉身碎骨。

我缓缓起身，将绣春刀解下，放在案上。

「你不后悔？」

「徒儿心甘情愿。」

我退到门外，对师父深深一拜。

外头春雷滚滚，将夜幕撕开一道口子，于是骤雨瓢泼，将人兜头浇了个透。

哪怕眼前风雨如晦，世间苦楚千万，都抵不过一个心甘情愿。

阿鲤：

我才知那晚楚清河来寻我付出了什么。

为了保我，他自愿卸去职务，将绣春刀交予师父。

而他告诉我，圣女并不是瞧不起他，只是听说护卫自己进京的楚清河要成家了，特意赠了那串粉璎珞，意味着「无量光明」。

无量光明，我托腮琢磨着这四个字的意思，止不住傻笑。

无量光明，真是好听，就像我和楚清河今后的日子。

而楚清河的表情显然不是这么好过了。

因为清水居的活计全落到了我一人身上，因为我的师父琴远与清河的师父轩久已经消失了半年，只留了书信与我们。

我师父琴远出奇地一改罗嗦的毛病，只留下六字：

「云游去，莫惦记。」

倒是楚清河的师父轩久仿佛赌气一般，直接丢给了他一份包裹。

里面杂七杂八也没有写什么特别的，只是说了师父和清水居主人的十年之约，和师父一些碎碎念罢了。

他们之间较了半辈子的劲儿，终究也没分出高低，于是决定分开养个徒儿一较高下。

「琴远养了个徒儿叫花鲢，笑死，一听就是个鱼头豆腐汤的命。」

「花鲢这个号养废了，又养了一个，笑死，还叫鲤鱼。」

「三年了，他的起名水平跟他的为人一样没有长进。」

「等等，琴远这老贼物不讲武德，那鲤鱼是个女娃！」

听说师父和清水居主人双宿双飞了，楚清河一副——「我家被偷了？」的表情三天了。

我明白他在想什么——那我那天又是放下佩刀表明心意，又是夜探监牢？

搞了半天你们早已暗通曲款，私相授受了？

清河和我后来才恍然大悟。

原来我与清河那场蓄谋已久的相遇，只不过是两个傲娇师父和好的一个借口。

这才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
待清水居和锦衣卫的工作接手的差不多了，清河忽然下了请帖，邀我去三日后护国寺的庙会。

夏末有护国寺一年一度的庙会，盛状空前。

有扮作引人往生的引善大士，渡恨仙姑，布施着福饼。

僧人们放焰口，开坛念经超度冤孽，要念足七日，于是这七日的长安城热闹非凡。

十丈高的金身佛像被罗汉们缓缓推动，座下是无数百姓献的莲花灯，能度亡魂，消业障。

清河牵着我的手，自佛像脚下走过。

我抬头看着那尊似悲似悯，无悲无喜的佛像，忽然想起了那日的梦境。

它与我擦肩，并不看我，似乎是我太大逆不道，佛不渡我。

从前我并不在意，只是情人间难免许下生生世世的诺言。

看着清河俊朗的侧脸，我开始害怕了。

「清河，你说，我会不会落入畜生道？」

夏末的晚风将我的发丝吹起，我坐在河岸边咬了一口福饼，看着游行的火光，若有所思。

「不会的。」清河轻轻为我将碎发挽到耳后。

「为什么？」我的眼睛垂了下来，「我可是做了世间最大逆不道的事情。」

「是我来得太晚，所以要落也是我落。」他捉住我的手，轻轻吻了吻我的指尖，认真地看着我，「再说了，就算落了畜生道，俗话说得好：千年王八万年鳖，还赚到了。」

「你才是王八！」我嗔怒，伸手便捶他，「我看你这般油嘴滑舌，也不该叫什么清河，叫浑水算了！」

「待到明年桃花开了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。」

「这京城还有什么地方是我没见过的？」我抬头挑衅地看他，「你真当清水居主人是什么乡巴佬？」

「笑话，你没见过的地方多着了。」他一本正经地看着我，眼神幽深，倒映着身后七夕烟火，「我说那地方有生生世世桥，有望夫守妻形状的奇石，三月还有绵延不绝的桃花。」

「那是什么地方？」这我倒没听说过。

「所以说了要我带你去看呀。」清河一脸认真道，「你到了以后往前走，前头有两个大柳树，柳树旁有桥，奇就奇在这桥，桥右边的河水是浑的，桥左边的是清的。」

「胡说，哪有这样的桥？」我不信。

「你听我说呀，你站在桥上往下看呢，就看见了——」他故意拖长了声音。

「有什么呀？」我按捺不住好奇，催促他赶紧讲下去。

「这右边叫浑水，左边叫清河。浑水有王八，清河有阿鲤。」

想到我刚刚才骂他不如改名叫浑水，我就知道他在拐着弯骂我，而我又上当了。

他两只眼都饱含促狭的笑意。

我挣扎着要抽回手，这会一定是要让他知道我拳头的厉害。

他却将我手捉住，顺势将我揽到怀里。

我听见他的心跳，感受到他细密的胡渣摩挲着我的额头。

他的声音低沉有力，轻轻叩着我的心门：

「阿鲤若做了千年王八，清河绝不做万年鳖。」

他的情话说得我哭笑不得，才想反驳，他又贫嘴：

「我熬不过没你的九千年光景。」

趁我发愣，他低头在我唇上轻轻印下一吻。

远处护国寺的钟声苍郁浑厚，高僧静坐垂首，一瓣心香悲悯众生，莲座上菩提开口唱经，说诸业而有业报，六道有轮回，曰修罗畜生饿鬼道。

四下众生朝拜，八方鬼神肃然皆听。

独我听不见佛音。

我只听见清河在我耳边一字一顿地说：

「愿与阿鲤同为夏虫朝生暮死，不做椿树八千岁为秋。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